



麦克米伦回忆录

2

战争风暴

商务印书馆

麦克米伦回忆录

<二>

战争风暴

1939—1945 年

[英] 哈罗德·麦克米伦 著

姚曾虞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北京

Harold Macmillan
THE BLAST OF WAR
1939—1945
Macmillan and Co Ltd 1967

麦克米伦回忆录

〈二〉

战争风暴

1939—1945年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 著

姚曾虞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2⁵/₈印张 543千字

196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0,600册

统一书号: 3017·326 定价: 2.10元

目 录

致谢.....	1
序.....	2

第一篇 最初几年

第一章 最初几个月.....	11
第二章 俄国的突击.....	21
第三章 冬季之战.....	34
第四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役和政府的倒台.....	64
第五章 举国武装.....	83
第六章 新盟国.....	149
第七章 战时的殖民帝国.....	164

第二篇 地中海战役

导言.....	191
第八章 法国的分裂.....	197
第九章 盟军总部.....	216
第十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232
第十一章 X 舰队.....	264
第十二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	282
第十三章 走向联合之路.....	303
第十四章 走向承认之路.....	337
第十五章 意大利的投降.....	358

第十六章	出使法国:最后阶段	404
第十七章	意大利:敌乎?友乎?	444
第十八章	“铁砧军事行动”	492
第十九章	从阿尔及尔到卡塞塔	502
第二十章	意大利的新政	526
第二十一章	希腊的解放	549
第二十二章	希腊的叛乱:1. 雅典之战	582
第二十三章	希腊的叛乱:2. 缔和	613
第二十四章	战役的结束	650
第二十五章	德国投降	685
附录		693
一	对俄国的供应(议定书)	
二	在英国军舰《纳尔逊号》上的谈话纪录和1943年9月29日艾森豪威尔给巴多利奥函	
三	1945年1月17日寄自雅典的文件: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驻节大臣麦克米伦致首相和外交大臣电	
四	1945年2月24日的“新政”指令	

致 谢

我所参考的一些史实记载、传记和自传,尤其是在脚注中提到的那些,叨惠良多,不能不再一次在此铭志谢忱。

安妮·格林-琼斯女士曾为本卷连续地进行过研究工作,安妮·麦克弗森女士和邦蒂·莫利女士以出色的技巧和耐性为本文多所尽力,也同深铭感。

在突尼斯的我的朋友、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伯爵将他所搜集的照片供我随意选用,尤所心感。

本书所载的正式文件,版权为王室所有,凡所转载,均承蒙皇家文书局局长核准。

哈罗德·麦克米伦

序

1938年5月我收到了一封意义深长的信，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

万一发生入侵，卡克菲尔德乡区委员会将会需用额外的公路车辆，供作紧急救护之用。您能否惠借几部？……汽车的类型……不要福特牌载重一吨的货车……或任何送牛奶的汽车或马车。马拉的车辆可于万一汽油缺乏时作为备用。……甚盼驾驶人员能进行登记作为防空义勇队员……并接受对受伤和中毒者施行紧急救护的训练。

对于我们村上这位受人尊敬的居民发送传阅的这份油印号召，我的苏塞克斯乡邻们是以一种既怀疑又惊慌的独特心情来接受的。可是慕尼黑立刻减轻了霍斯特德·凯恩斯的焦虑。

经过许多个年月的踌躇之后，在1939年9月英国政府、议会和人民才省悟到他们命运的真正意义。但是是否为时太晚呢？只有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弥补在破坏成性的人们当权的年月里所造成亏蚀和虚弱。是不是在1939年9月我们已经摆脱了一切人类犯罪的本性呢？我们这一代是不是负有罪责的一代呢？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头时，我年方二十。不管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年轻人总是无罪的。其所以有缺点错误，那不是我们政治上的过错或失算。纵使我们可以把1914年的劫难归罪于欧洲各国的政治领袖们，然而英国人民却问心无愧。我们的政治家，不管是保守党的还是自由党的，都力图争取和平，同时他们大规模地加强海军。海军
xii 是有所准备而足够强大的。虽则我们的陆军规模不大，但是训练之精，装备之好，却令人赞叹；我们所允诺我们法国盟邦向大陆提

供六、七个师兵力并无任何困难。由于意识到这样一支士气昂扬的劲旅,法国情绪乐观。虽则在四年战争期间胜负无常,并有几段时期令人焦虑不安,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片刻想过被称作失败的任何事。甚至1917年兰斯多恩勋爵的著名干涉,也不是基于对失败的担心。这一举动不过是主张欧洲人民尽早结束战斗,以便及早医治战争的创伤,不致由于种种力量的蹂躏而损害至高无上的欧洲传统,结果使得欧洲文明荡然无存。

但是经过我们青年时代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之后,而竟不能使我们下一代免于另一次战争的恐怖,现在要承认这一点的确是令人痛苦的。我们这寥寥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似乎未能尽到我们的责任,辜负了我们死去的朋友。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1914年重又出现,而却没有那种动人的情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在最初阶段,曾经谱出了一支伊丽莎白时代的曲调,有它的诗人,它的艺术家,它的那些象一支十字军或早年骑士般浩浩荡荡走上征途的倜傥少年,他们是从日常生活中陡然间出其不意地应召来到气象万千的比武场的。现在没有一点这样的情绪了,而只有负罪感。在此次悲剧般地迫于情势而陷入浩劫过程的后几个阶段中,曾经尽了我们最大努力的,在我辈之中固然也颇有人在,但是正式的政党组织,保守党也罢,自由党、工党也罢,却都表现出同样的颓废糊涂。在这次浩劫之前的几个月,英国人民已经开始以一种悻悻然听天由命的态度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可避免。9月3日那天下午我从下院步行回家时,路上想到了我的儿子。他现在十八岁,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正象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情况一样。他要去打仗了,他可会安然归来?我现在不象年轻人那样以青年出乎本性的轻快心情考虑战争,而是以一个中年人现实主义精神考虑战争了;不是以作儿子的身份考虑战争,对于父母无时的焦虑、甚至坐卧不宁的心情不甚理解,而是以作父亲的身份

设想战争了。此外，一切同样卑鄙无耻的勾当都会卷土重来。诚
xiii 然，开始时将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这的确会祛除旧日的一些不
平等。然而还是为不想去打仗的人留下了很多以这种或那种方法
进行选择的余地。在各部冷飕飕的走廊里，无疑将有很多适龄青
年要经过征兵运动的严格甄审。在我所预见到的年月里，一定会有
很多人马革裹尸，将再一次表明他们是好样的。

“喏，现在你已经得到你所想望的战争了，”一位朋友挖苦地对
我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饱尝忧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命中注定还要吃些苦头。他一向是张伯伦和“姑息政策”的一个五
体投地的赞助者。是的，可是今天我们是在怎样条件下参战的啊！
我们保证拯救波兰人，可是从水陆两方面我们都无能为力，而不久
又证明我们也不愿从空中给以任何支援；我们还曾向那些我们根
本无力相助的国家提供保证，如罗马尼亚。俄国这个冷若冰霜、不
友好的中立国，仍然在给德国以物质上的协助。既然捷克斯洛伐克
一下子就抛弃了三十多个师的陆军，既然他们的大兵工厂和军械
军需的库存都不费一枪一弹而转移到希特勒的武器库中，德国在
东面自可高枕无忧，那末波兰的战败和被瓜分就只不过是几个星
期的事了。法国军队在精神和技术上既都准备不足，法国人民又
因意见不合而四分五裂，跨过西线发动认真进攻的希望也就微乎
其微了。在1936年莱茵兰重新武装以前，形势就已是何等悬殊。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投入一场冒险行动。

在那个星期日上午，即战争爆发当天上午我们鱼贯走出下院
会议室时，大家表情严肃，但并不恐惧。我们心里了然，这是历史
上的另一个大转折点：1914年8月4日；1939年9月3日。这一次
我们会遭受些什么呢？战争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中间很多
人曾亲眼目睹踵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成堆的问题和混乱——
不仅仅是可怕的损失和苦难，而且给国家的正常生活带来了紧张

和压力。我们也看出紧跟着第一次震撼而来的国内和世界各地的
一些变革——往往是革命性的变革。第二次震撼会出现些什么 xiv
呢？那副图景的轮廓，尽管当时是那样模糊不清，现在却已经变得
比较容易辨认了——也许比较容易领悟了。虽然有很多东西是我
们预测不到的，但是即使在难以逆料的蒙眬的战争初期我们就已
意识到我们正临近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未来的担心并未曾使我们
畏缩不前，或使我们心寒意冷。今天也不应该如此。得神救而获
永生的名册依然敞开着，求生者不可不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得如此之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
西欧各国物质方面的优势和精神方面的无上权威以及他们世界范
围的权力体系，都将是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就英国来说，在相对
力量和权威方面无可避免的衰落，将因我国悠久历史中最为光辉
灿烂、最令人难忘的岁月所取得的胜利而蒙上一层假象。

随着战争岁月的迁延，英国和美国在反德斗争中所发挥的相
对军事力量开始有了改变。即使如此，却正如丘吉尔始终不厌其
烦地向美国人指出的那样，在地中海的所有大的战役中，甚至在解
放法国的初期阶段，英国在海、陆、空三方面如果不是占优势也仍
然是一个同等的伙伴。然而，由皇家领地、印度和殖民地拱卫着的
这个古国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是那样英武，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却明
显地起了变化。总的来说，它那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的地位已开
始转向别人了。

同样，在经济方面，虽然在战争中作了艰苦的努力并不断给予
刺激，其重要性仍不是很明显。但是，它的力量依然还是起作用
的。英国的雄厚财富不得不再一次作出牺牲。我们所有或差不多
所有的国外投资都花费在共同对敌斗争事业上了；我们的大部分
对外贸易暂时地，也许是永久地转移到了中立国或美国人手中，因
而给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金融方面，伦敦的历史性优越

地位将再一次受到威胁，也许最终会垮掉。经济破产的危机，在战争期间靠了租借法案才得以渡过，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靠了大规模的借款，才有了好转。然而根本问题却依然存在。

美国以其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生产力，崛起于世界的一端，苏俄以其抵抗力和实力的料想不到的坚强出现于世界的另一端；其国家和人民第二次沦入自相残杀和你死我活斗争中的西欧和东欧，又复陷于自我毁灭之境，并从而造成了欧洲在东方的权力和威望的莫大损失，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些年代中展现在观察这一历史进程的人们眼前。

幸而英国人民没有受这些重大问题的影响，也不了解这些历史的力量，他们立即起而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现在他们最美好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了。可是，在丘吉尔（随着张伯伦）称之为“黎明之战”（美国人很不客气称之为“欺人之战”）的那段不可思议的插曲结束之后，入侵的威胁又将变成冷酷的现实。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军队将再一次集结，平底船将再一次麇集于法国海岸。我们这个岛将再一次面对一个被征服了的、在恐怖统治下的欧洲整个庞大的实力。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人也都能感到自己已投身于历史的缔造。当一支新的无敌舰队正准备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似乎真的不愧是伊丽莎白女王及其舰长们的后代。所有过去的伟大人物——德雷克、雷利、马尔巴勒、查塔姆、沃尔夫、皮特、纳尔逊、威灵顿——似乎都死而复生了，并且几乎就站在我们身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坚不可摧。我们受到了历代最伟大英国人的鼓舞。我们已经渡过了含垢忍辱的深谷。我们孤立无援，但是我们并不引以为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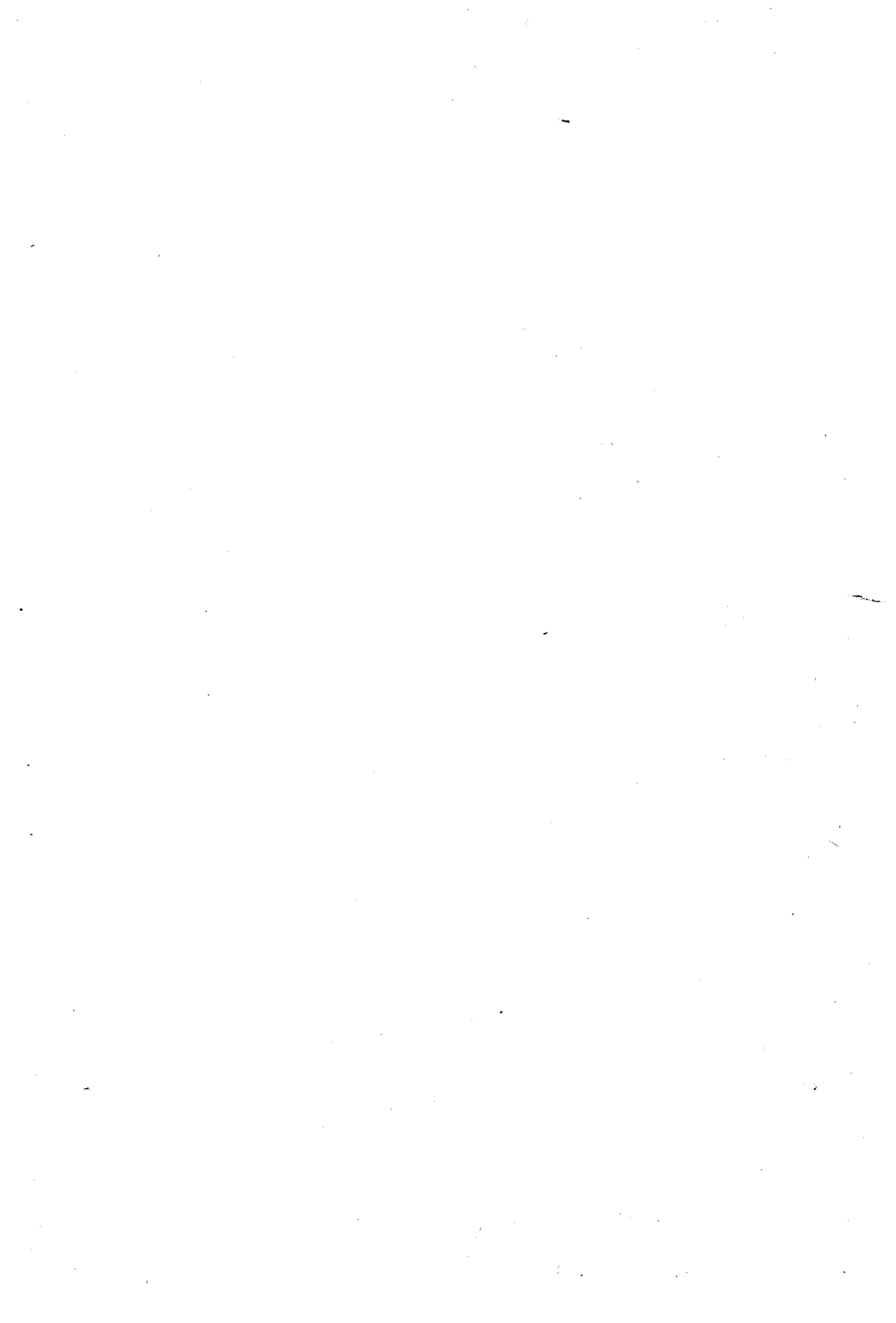
但是，我能作些什么呢？我年纪太大了，不能效命疆场。我曾试图回到我的联队预备队，但是他们不要我这样年龄和体格的军官。比我年轻力壮的大有人在，除非有异乎寻常规模的战斗，我

看不出有任何被录用的希望。我轮不上了,但我的儿子正是时候。我不能服役了,但是我的儿子曾经不到几天的工夫就离开牛津大学^{xvi},正如我当年的情形一样,投笔从戎。我没有任何岗位,甚至连最低级的行政职务也没有。在这最初几个星期中,议会似乎并不象要在这出正开演的大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前景似乎平淡、毫不令人鼓舞。但是在我的业务方面和在尽我们力所能及自行组织起来应付我们所面临的商业和金融问题方面,却有很多事情可做。在家里也还有些要做的事情,如帮助我的妻子照料“疏散的人们”。果真世局每况愈下,入侵来临,那么我也许会去给卡克菲尔德乡区委员会驾驶载货汽车。



第一篇 最初几年

(1939年9月—1942年12月)



第一章 最初几个月

3

送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在 1939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11 时限期届满。11 时 15 分张伯伦对全国发表讲话。他的讲话扼述了他一生最后几年亲身经历的悲剧。但是讲话主要是一套自我表白的辩词,而不是一个战斗的号召。“你们可以想象,我为争取和平所作的长期的全部斗争已归于失败,这对我是多么惨痛的一个打击。然而我不相信我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到。”他以下述几句令人感动的话作为结尾。“现在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愿上帝保卫公理。因为我们所要与之斗争的是一种邪恶势力,一种残暴的力量,是背信弃义的,非正义的,压迫和迫害人的。”他在下议院说明了最近几天事态发展的经过——德国侵略波兰,英国同法国一起决定以宣战来履行它的保证。“我所努力以求的一切,”他补上一句说,“我在公共生活期间所相信的一切,全都幻灭了。”

如果在这个失败和失望的时刻他把肩负的重任移交给一个坚强果敢的人,事情也许可能好些。因为对德国力量强大和对西方盟国力量脆弱的正确估价,都将肯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必是长期的,而结果是未可预卜的。只有一个历史清白无瑕的领导人,和一个举国团结一致的国民政府,才可望面对这样严峻的未来。尤其是,在最初阶段,我们无所作为,自然不能不增加公众的失败感,甚至屈辱感。我们本身既不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去援助波兰,那就只有指望法国军队作为唯一可供牵制进攻虽非救援之用的手段。但是法国人对于自己的处境是如此焦虑,以致法国当局非但不愿让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主力正在别处作战之际而进攻德国西 4

线，而且因为生怕招来报复，还劝我们不要对德国进行空袭。

张伯伦在此后几个月竟生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想世界之中。他对于结果虽抱有信心，但对于现实简直不大理解。他信赖封锁的效力；信赖德国的经济困难；信赖中立国的舆论以及战争在德国国内的日益不得人心。他不相信敌人能对付第二个冬季。^①看他这种心理状态，真好象在欢迎他所谓的“黎明之战”。当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第一幕正在演出的时候——波兰的复灭和瓜分——下一幕立刻就揭开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相继成为供德国争夺世界霸权之用的那部贪得无厌的机器的牺牲品。

在国内，最初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情况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对照，一面是等着出其不意地猛烈地挨炸，而一面在事实上又无所作为。人人都早已等着破空而来的大规模轰炸。鲍德温不是讲过轰炸机总会穿空而至吗？因此，以异乎寻常的规模准备好病床，并从人烟稠密的城市，特别是从伦敦大规模地疏散妇女和儿童。不管疏散计划有什么困难，这的确成为后来闪电战真正开始的一次极好的排练。在未来的危险之中还包括着毒气弹袭击的威胁，几个月中没有一个人出去不戴防毒面具的。虽然它的真正价值殊可怀疑，但是它却给了我们不少精神力量。在没有任何进攻或防御武器的条件下，防毒面具变成了一个抵抗的象征。

在这期间，我的妻子为照料我们的小客人，为从我们的房子里往村舍迁移忙得不可开交。^②一个可喜的插曲是11月底皇后的来访。这件大喜事在随即到来的艰难日子里，也没有淡忘。

政府差劲最令人莫解的，或许就是动员步伐的缓慢，无论如何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1947年版），第428页。

② 伦敦的一个幼儿园已经搬到苏塞克斯我的房子里；参看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558、605页。